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耿济之译

秦水 吴钧燮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РАТЯ КАРАМАЗОВЫ

据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9 И Т. 10, МОСКВА, 1958 版译出

卡拉马佐夫兄弟 (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74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7 $\frac{1}{8}$ 插页 6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9,000

书号 10019·3136

定价 2.95 元

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贫病交困的晚年，用全副心力酝酿和写成了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以先前亲自看见的一个年轻军官的杀父冤案为情节核心，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志趣和思想倾向的儿子的典型形象：“一家之长”老卡拉马佐夫纵欲、贪婪；大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二儿子伊凡对社会抱着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最小的儿子——作者的理想人物阿辽沙却真诚地相信用爱可以战胜世上的一切邪恶。在作者寓言式地托名为“畜栏”的一个外省小城市里，这一家的父亲和长子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竟至于势不两立。而老头年轻时同一个被他欺凌的穷苦痴女养下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因为受了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哲学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终于利用那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米卡涉嫌入狱，葬送一生；伊凡内咎自责，神经错乱；斯麦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只剩下阿辽沙孤身一人弃家远游，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病根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治疗方案。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把抽象的爱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掩盖病因，贻误生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错误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以小说《穷人》（1846）赢得广大声誉时，他

曾站在革命民主派的阵营，并因参加青年革命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1850—1859）。但在此以后，他就逐渐离开原来的战友，在自己的创作和言论中愈来愈突出地宣扬抽象的“人类心灵的两重性”，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赞美驯顺、受苦和博爱的宗教精神，怀疑和否定六十年至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俄国革命运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这些反动的因素在他最后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难怪小说一问世，反动势力就立即表示欢迎，千方百计渲染和夸大它思想上的弱点，利用它作为反对进步思潮的武器，而进步评论界在肯定它的优点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它有害的一面。

然而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中仍旧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外省小城（“畜栏”）中的地主家庭，它的迅速破落就仿佛是从农奴“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俄国旧秩序瓦解的缩影。法庭及其陪审官们不顾证据的含糊矛盾，可以任意武断地判处无辜的米卡几十年苦役，而凭着金钱的神通，又可以在押解途中受贿释放同一个“犯人”。这实际上是对沙皇政权下整个官僚机器的辛辣讽刺。从四乡到修道院来找佐西马长老的那些丈夫酗酒肆虐、爱子夭折或被征当兵的妇女，米卡“梦”中所见的那些守在被焚的家园旁嗷嗷待哺的村民，和他们怀中所抱的面目黧黑的枯瘦的婴儿，这等于是对俄国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有力控诉。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对人民痛苦的无限同情。尽管作家主观上竭力要把它们归因于

作者的话

在开始描写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惶惑。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我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称做我的主角，但是，连我自己也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人物，因此预料不免会有人提出这类的问题——你的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你选他当做主角？他做了什么事情？谁知道他？他在哪些人心中、由于什么而出的名？我这读者为什么应该浪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最后一个问题顶要命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也许你们自己可以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的。”可如果大家读完这部小说，并没有看到，也不同意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有什么出奇的地方，那又怎样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很悲痛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他是很出奇的，然而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向读者证明这一点。问题是：他也许是一个活动家，但他是个还捉摸不透的、并不明确的活动家。但话又说回来，在我们这样一种时代，要求人家明确，那也未免太奇怪。也许只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不过，奇特与古怪只会令人生厌，不会博得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当大家全都想把个别凑成一

致，以便在普遍的混乱之中，竭力求得某种整个的涵义的时候。而怪物大多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不是么？

假使各位不同意这最后的论点，而回答说：“不是”或者“不尽然”，那么，关于我的主角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的意义，我倒可以放下心来了。因为，不但怪物“不尽”个别和特殊，而且相反地有时恰恰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却好象遭到一阵狂风袭来似的，不知为什么被暂时从他身边吹散了。……

我本来可以不作这种极为平庸和含糊的解释，开门见山，直入正题，反正只要你喜欢，就会凑合把它看完的；但是糟糕的是，我所写的传记虽然只是一个，而小说却是两部。第二部小说是主要的，写的是我的主角在我们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在十三年以前发生的事，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我不能略去这第一部小说，因为如果略去，第二部小说里的许多事情就会令人不可理解。不过，这样一来，我最初的困难处境就更为加重了。因为，既然我这个写传记的人本身都认为给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而捉摸不透的主人公写一部小说也许还嫌浪费笔墨，那又更不必说再写两部，而我又如何解释自己的不自量力呢？

既难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决定听它去，不作任何的解决。显然，目光锐利的读者早已猜到我从一开始就怀着这个打算，只是恨我为什么尽说废话，耽误宝贵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很确切地回答：我所以浪费笔墨和耽误宝贵的时间，首先是由于礼貌，其次是出于狡狴，因为我可以这样说：反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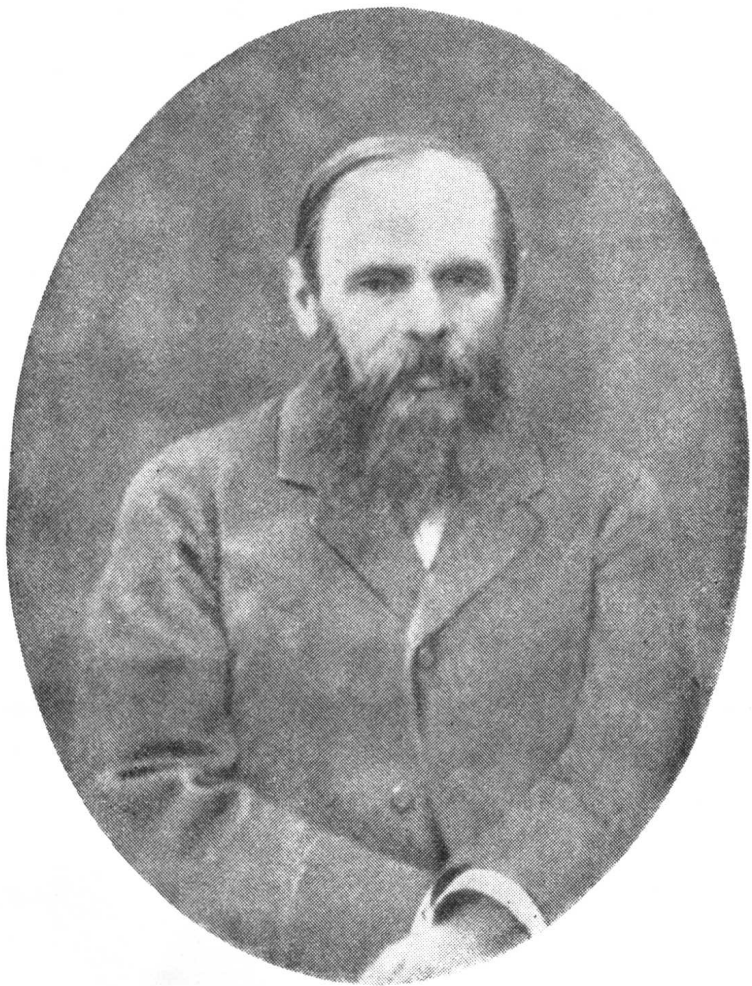
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作者像

夫
出
...

七	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	104
八	乱子	116

第三卷 好色之徒

一	下房	130
二	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	137
三	热心的忏悔(诗体)	142
四	热心的忏悔(故事)	155
五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165
六	斯麦尔佳科夫	176
七	争论的问题	183
八	喝着白兰地的时候	190
九	色鬼	201
十	两人在一起	209
十一	又一个失去的名誉	225

第二部

第一卷 折磨

一	费拉庞特神父	238
二	在父亲家里	251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257
四	在霍赫拉柯娃家	264
五	客厅里的折磨	273

三	一棵葱	514
四	加利利的迦拿	539

第二卷 米卡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548
二	猎狗	562
三	金矿	572
四	在黑暗里	588
五	突然的决定	595
六	我也来了!	618
七	无可争议的旧情人	629
八	梦呓	653

第三卷 预审

一	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	674
二	报警	683
三	灵魂的苦痛。第一次磨难	691
四	第二次磨难	703
五	第三次磨难	713
六	检察官捉住了米卡	728
七	米卡的重大秘密。别人对他发出嘘声	739
八	证人的供词。婴孩	755
九	米卡被带走了	767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一	致命的一天	994
二	危险的证人	1002
三	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1015
四	幸福对米卡微笑	1022
五	突如其来的灾难	1034
六	检察官的演说。性格分析	1047
七	历史的观察	1060
八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1066
九	种种心理分析。飞驰的三套马车。 检察官演词的终结	1079
十	律师的演说。两头伤人的大棒	1094
十一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1099
十二	也没有谋杀	1107
十三	海淫海盗的论客	1118
十四	乡下人不为所动	1128

尾 声

一	营救米卡的计划	1139
二	谎话一时成为真实	1146
三	伊留莎的殡葬。石头旁边的演词	1156

第 二 卷

米 卡

一封信上，关于这位新情敌回来的话写得也很不明确：这封信通篇很模糊，很浮夸，尽是些多情善感的话。应该说明的是，那一次格鲁申卡把那封信的最后几行字掩住了没给他看，在那几行字里关于回来的话就说得比较确定些。再说米卡事后还记得，当时似乎看到格鲁申卡自己的脸上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几分骄傲的看不起西伯利亚来的那封信的意思。以后，格鲁申卡关于和这新情敌进一步联系的一切情节，就再也没有对米卡提起过。因此他渐渐地甚至完全忘却了这位军官。他心里只是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变化，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正在临近的最后冲突的时刻实在太近了，因此一定会比其他一切都更早地弄个水落石出。他战战兢兢地随时都在期待着格鲁申卡的决定，而且一直相信这个决定一定会心血来潮地突然作出。她会忽然对他说：“你把我拿去，我永远属于你了。”于是一切都会了结：他会一把抓住她，立刻带她到天涯海角。立刻带走，越远越好，即使不是天涯海角，也要到俄罗斯的尽头，和她在那里结了婚，incognito^①地安居下来，让任何人，无论是这里的人也好，那里的人也好，或者任何别的地方的人也好，都从此不再知道他们的踪迹。到了那时候，啊，那时候，就会立即开始过崭新的生活！关于这不同的、革新的、“善良”的生活，（“一定要善良的，一定要善良的！”）他时时刻刻疯狂地幻想着。他渴望这样的复活和革新。他以往出于自己的意志而陷进去的这个污秽的泥沼，使他感到实在再也无法忍受。和很多处于这种境况的人一样，他最

① 意大利语：隐姓埋名。

相信环境的变更：只要不是这些人，只要不是这个环境，只要脱离这个可诅咒的地方，一切就可以复活，一切就可以重新做起！这是他所深信的，这是他日夜向往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第一种解决方式，也就是圆满的解决方式。也还有另一种解决方式，那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结局了。她会忽然对他说：“你走吧，我已经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商量好了，我要嫁给他，不需要你了，”到了那时候，……到了那时候，……但米卡并不知道到了那时候将怎么办，直到最后的一刻他还不知道，这是该替他说句老实话的。他并没有确定的打算，也并没有想到要犯罪。他只是在那里监视，侦探，自己苦恼，但又始终只指望着自己的命运能得到第一种圆满的结局。他甚至赶走了一切别的念头。然而这里又开始碰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桩糟心事，出现了另外一个枝节的，却也是事关重大而又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假使她对他说：“我是你的，你把我带走吧”，那么他将怎样把她带走呢？他哪里有钱，有必要的用费呢？多少年来一直不断地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所给的那笔钱中陆续支给的生活用款恰巧在这时候全部支完了。自然格鲁申卡有钱，但是米卡在这个问题上却忽然发起可怕的骄傲脾气来：他要自己把她带走，用自己的钱和她开始过新的生活，而不愿意用她的钱；他甚至想也不愿意想他会用她的钱，一想到这里就感到苦恼而不是滋味。我在这里不想去渲染这件事，也不想去分析它，而只是指出，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就是这样。这甚至也说不定完全是由于他偷用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钱，间接而且似乎下意识地感到良心上的隐痛所致：“已经在一个

女人面前做了坏蛋，立刻又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做坏蛋，”他当时想，这是他以后自己承认的，“而且格鲁申卡如果知道了，也是不会再要这样的坏蛋的。”那么究竟到哪里去筹这笔款子，从哪里去弄到这笔倒楣的钱呢？要不然，一切都将落空，什么也办不成，“仅仅因为没有钱，唉，真是丢脸呀！”

我得先说两句：问题正在于他也许知道从哪里去弄这笔钱，也许知道这钱正在什么地方现成地放着。这里我不想说得更详细了，因为以后一切都自然会弄明白的。但他的主要为难处究竟在哪里，这一点我还是要交代一下，虽然也许不见得能交代得很清楚：为了取用这笔正在什么地方现成放着的款子，为了有权去取用它，必须先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要不然，“我就成了一个扒手，坏蛋，而我是不同意作为一个坏蛋去开始新的生活的。”米卡下了这样的决心。因此，他决心在必要的时候闹它个天翻地覆，无论如何也一定要首先把三千卢布归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下这个决心的最后过程，——就这么说吧，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最近几个小时以内，那就是两天以前的晚上，在格鲁申卡侮辱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以后，他在大路上最后一次和阿辽沙相遇的时候；当时米卡听了阿辽沙对他讲述这件事，就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坏蛋，还嘱咐后者把这话转告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听，“假如这能使她多少轻松些的话”。就在当天夜里，他和兄弟分手以后，他在疯狂的心情下简直觉得他甚至情愿“杀人越货，也必须偿还卡捷琳娜的债”。“我宁愿在被图财害命的人面前成为凶手和强盗，宁愿使众人把我看作这种人，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让卡捷琳娜有权说我对她变心，偷她的

不但不会反对，反而自己也希望这样，而且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会亲自加以促成。不知是根据某种传言呢，还是根据格鲁申卡某句话的流露，他还断定老人也许情愿他娶格鲁申卡，而不愿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娶她。也许，读这部小说的许多读者会以为希冀这样的帮助，打算——这样说吧，从对方的保护人手里赢得自己的新娘，这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来说，未免是太粗鲁太不择手段了。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说在米卡看来，格鲁申卡过去的一切已经完全过去了。他对这种过去抱着无限同情，并且以他烈火般的爽快脾气决定，只要格鲁申卡一旦对他说她爱他，而且准备嫁给他，那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格鲁申卡，而同时也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再不犯任何罪恶，只准备做种种善行：他们两人将互相饶恕，开始过全新的生活。至于库兹马·萨姆索诺夫这人，他把他看作是格鲁申卡过去一段已经完结的经历中对她发生过不幸影响的人，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而且主要的是他自己现在已成为“过去”的人物，已经完结，因此也象其他事物一样现在已不再存在了。更何况米卡现在甚至都无法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因为城里大家全知道他只是一个浑身是病的废物，和格鲁申卡保持着可以说是父女般的关系，已经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且早已如此，差不多已有一年了。总之，米卡在这方面有许多憨厚的地方，因为他虽有不检的行为，却还是一个十分憨厚的人。正是出于这种憨厚，他竟深信老库兹马在快要爬进棺材的时候，会为了他和格鲁申卡的那段往事而感到诚恳的忏悔，因而现在作为保护人和朋友，再没有比这位无害的老人对她更忠实的了。

“我要马上飞也似的赶去。我太让您劳神了。我一辈子忘不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俄国人对您说的，库兹马·库兹米奇，俄国人！”

“好吧。”

米卡抓住老人的手，正准备紧紧握它，但是老人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种恶狠狠的神色。米卡连忙缩回手来，但立刻又责备自己多疑。“这是因为他累了。……”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

“为了她，为了她，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明白，这是为了她！”他忽然响彻整个大厅地嚷了一声，鞠了一躬，猛然转过身去，仍旧用一步跨出一俄尺远的大步子，头也不回地迅速走出门去。他高兴得浑身哆嗦。“眼看正要走到绝路的时候，忽然竟会有一个守护天使来搭救了我！”他的脑际掠过这个念头。“这真是位极高尚的老人，多么有气派！既然是象他那样的事业家指出的道路，那么……那么自然是一定会成功的了。现在马上就赶去。不到夜里就可以回来，哪怕要到深夜才能回来，但事情是一定能办妥的了。难道老人还能和我开玩笑么？”米卡在走向寓所去的路上这样嚷着，他的脑子里自然只会有这样的想法：要么这是一个精明的事业家的精明的劝告，——他是明白生意经，深知这位猎狗先生（真是奇怪的姓名！）的为人的。要么，要么就是老人对他开玩笑！可惜，他后面那个念头恰恰是正确的！事后很久，在惨剧已经发生了以后，萨姆索诺夫老头子笑着自己承认，他当时是和“上尉”开了个玩笑。他是个冷酷、恶毒、好嘲弄人的人，而且还有着病态的爱跟人作对的脾气。老人当时的动机究竟是因为看到上尉的一团高兴